殉義錄

2294
8043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Carpentier

瀋陽日記鈔

戊寅十一月二十八日

世子在瀋陽舘所○大君隨清主而還往返凡四十八日　世子候清主于關外之別舘清主旣入與八王入憩東俠室而出　大君之西也宰臣申得淵内官羅業宣傳官具鏊醫官柳達質子具仁垕譯官金景信崔淂男金命吉軍官趙讓李季榮申晉翼宰臣軍官朴孝一軍牢十二名廚子三名驛卒六名宮奴六名私奴八名大小並四十七人陪往是日皆無事入来惟柳達病焉公私馬六十匹

東262468

内物故三十六匹宣傳官朴洞安鈸押領向化八
名漢人六名仍爲交代次入来平安軍官任義男
領刷膳入来院吏姜孝元平安軍牢金破回等四
名 大君房奴子三名交代次入来
戊寅十二月二十三日
世子在瀋陽舘所○朴士明進梨柿後還去刷〻夫
馬偕還小譯任巨丁藥房書員李命遆番出去付
狀啓一度朴士明之来領 大朝所送紅柿四萬
顆生梨一萬二千顆到鳳凰城紅柿三萬生梨六
千則據清人分付論以和賣交付於清人金乫屎

紅柿一萬生梨六千則責蔱我 國夫馬運来而
金乫屎陰使朴士明除出紅柿一千生梨一千来
獻 館所士明承其指揮載来欲進其符同譯舌
私減 大朝所送頑鈍無識之罪在所難免而一
宰臣力主不問之議盖和賣三萬顆内金乫屎偷
食六千顆乃欲以千柿千梨爲塗盲目之地宰臣
知其意故也初清人所求紅柿之數宰臣手書以
付於崔相至是金乫屎董操縦弄奸欺罔 本國
而反救解士明不以實狀聞于 朝異哉

己卯正月二十一日

世子在瀋陽舘所○清主會諸臣賜沈志祥爵 世子大君往參會班使臣尹暉東還漢譯張禮忠周大仁清譯金命吉偕往付狀啓一度京譯子李起雲下番而去義州鎭撫宋愛立領別餽夫馬亦還夕清主會饗諸王 世子大君往與焉刑部官四人来訊兩譯事兩譯即鄭命壽金乭屎也假撻沈天老告以受賂故也

己卯正月二十三日

世子在瀋陽舘所○刑部官三人来究兩譯事

己卯正月二十六日

世子在瀋陽館所◯停書筵講官有故也刑部尚書質可及龍將在衙門以推覈假㺚沈天老所告命壽乞屎等受賂事招文學鄭雷卿書吏姜孝元而去前此来問時金宗一答以不知鄭雷卿從實言之姜孝元亦言之故也宰臣等達曰鄭雷卿以館中所不知之事妄對於刑官致有難處之患出送我國之擧龍將不爲可否着仍在館中則與譯輩有難相容之勢使之退去質子館以待朝廷處置何如答曰儒臣不可如是待之而事勢如此並皆出送鄭雷卿方往刑部故金宗一即先出去刑部

邀宰臣日暮始還方入達問答之語忽報衙门人
押至鄭雷卿姜孝元使入门内自外閉鎖而歸又
報龍骨大及刑官三人来到舘门要見宰臣云宰
臣等自閤门直出見之龍骨大言重治鄭雷卿之
意曰令其從者反接鄭雷卿姜孝元宰臣等入而
達之　世子出接龍骨大揖而使坐龍骨大再申
前言而告且曰　世子若不與是謀則可以立誓
仍殺此人　世子曰立誓則今日亦可明日亦可
但我國之法　世子則不得擅行生殺當報知
國王而處之龍骨大唯唯而去　世子引見宰臣

夜深而罷

己卯正月二十七日

世子在瀋陽舘所○龍骨大等三人又来要拜世子世子出迎门外引入就坐龍骨大旋即起立請世子跪聽帝命又申昨日所言且曰世子欲禀本國之意甚是可恖馳人啓知世子曰若殺之於此則我國之不淂見而爲戒宜送我國處分於是三人齊聲言其不可不淂已許以馳啓龍骨大起去

己卯三月初三日

世子在瀋陽舘所○停書筵○賫咨官假刑郎李應徵帶金吾羅將入来盖許令淸國之罪鄭雷卿而仍拿金宗一事也龍馬两將同㑹於衙門問知事由使之留待清主之還

己卯三月初八日

世子在瀋陽舘所○停書筵○賫咨官李應徵自東舘来肅舘所盖衙門是日始許上来也肅拜後令引見常規則凡引接時講官一人先為入侍而後登對者追入而講官皆不淂行公故以宰臣或翊司官員代講官入　侍之意稟達則　命以宰

臣一人入　侍右賓客申得淵入　侍

己卯四月十八日乙巳晴

世子在瀋陽舘兩○龍馬坐衙门招兩宰臣及首内官云　世子令羅業往宰臣等行到衙门清譯華只令我譯金景信隨入龍馬使命壽戹屎傳言曰鄭雷卿當依来沓决處金宗一亦當出送須悉此意宰臣等略及贖金之説龍馬及兩譯語意極悖不得已答以歸達　世子而還即為請對文學申濡司書鄭知和亦入侍　世子遍詢可救之計而無善策斷自　宸衷欲躬往丐贖　駕行出門為

清譯輩所攔阻駐馬良久司書鄭知和進曰既已
動 駕請前往以觀龍馬所答如何命壽大喝曰
爾是何漢仍突入拳歐腦後至於冠纓衣紐盡絶
大君從傍請入甚切 世子於是知其往亦無益
回 駕入舘登進宰臣講官 教曰事無奈何今
則宰臣又往以余言請贖之外更無所為使宰臣
還報曰鄭雷卿等豈敢曰無罪但侍講日久且是
戚屬至於今日私心惻然切願以金贖命龍馬聞
言盛氣使不復言但問何宰臣當監刑宰臣曰自
有 本國刑官入來非吾輩所知遂還於是文學

鄭雷卿衣朝衣就辭閤門下　世子引見雷卿入
對達曰今臣死非有光徒以辱　國抑且貽憂於
邸下死有餘罪自此永訣　邸下請瞻望淸光而
退　世子使前於席摻雷卿手曰南漢出城之日
有識卿宰皆惶𢭶行而子獨挺身從余共苦三年
受學亦多擬與終始事出不幸遽至於斯而余無
才智短卒不能脫一人於死地無以爲心聞子有
老母稚兒異日東還思所以保存余何得忘也言
已泫然涕下雷卿起拜曰　念及至此臣死不死
世子以別酌賜醞雷卿辭退　世子謂申濡曰余

不忍雷卿生而就刑使自飲藥如何及出閤門飲
以藥酒而藥不甚毒終無所效雷卿東向望　闕
四拜又為老母再拜從容就死不變神色書吏姜
孝元就刑時謂朴簹曰令監何忍殺無罪之人○
○○○賁咨官李應徵以来時　大朝傳敎力
言縊殺之意宰臣亦言之命壽吡歐而應徵堅執
不已清國刑官竟從應徵之言縊殺文學鄭雷卿
書吏姜孝元於西门外沙塲刑人之處只假㺚沈
天老斬殺之　世子下令宰臣通於衙门使即收
屍自　內製賜衣衾並八襲襚以斂之遣內官俞

好善宣傳官朴洞監歛且令宫奴五人護喪凡喪
具皆官備以給
己卯四月十九日
世子在瀋陽舘所○内備奠物遣宣傳官安鈸致祭
鄭雷卿
己卯四月二十日
世子在瀋陽舘所○賚咨官李應徵拿金宗一禮曺
判書李顯英質子李徽祚交代湲東歸　大君軍
官申晋翼受由出去付狀啓鄭雷卿喪柩出去
世子遣内官朴之滎護喪至京使之到義州致祭

祭文令宮僚撰進

己卯正月二十四日書吏姜孝元口招時年三十七

白等矣身侍講院書吏以來在舘中使役爲白乎

旀清人沈天老其𥟂相知爲乎旀緣何有所通議

致此生事爲卧乎喩終始曲折隱諱除良一一從

實直招亦推考教是卧乎亦矣身去十一月二十

八日入來舘中事情專亦知不得爲白如乎今月

分日不記一日侍講院官員文學鄭雷卿司書金

宗一招矣身言曰淸譯鄭命壽金乭屎等作𡚽無

窮𦬇除此兩譯則誠爲國除去仇讐汝雖是下

人亦食得　國料之人爲　國之事汝不爲乎鄭
金丙譯乙已得可除之便如有一人呈文而衙门
来問於汝則以吾輩所録之意對答云〻仍給小
録謄書小紙乃沈姓人所已䕃告之事也矣身看
過後還收爲白有如乎翌日招矣身言曰貿子李
金化徽祚下處有書冊改寫事汝可往去給牌以
送爲白去乙矣身進去則李金化問曰汝處有粉
云有欲買者偕往奴進去矣身一時偕往于戊午
被擄人李龍家爲白乎矣五六人同坐而皆是平
安道被擄之人饋酒一盃後李龍言曰前日金愛

守為我　國謀事不成被罪我亦為我　國謀事
而被罪者乙仍于我兩人則不敢更圖曰李金化
所言而求得沈天老此人素善立訟故已為定奪
於侍講院早晩衙門以汝出納文書是如指問為
去等以曾所相知對荅次先為見面是如為去乙
矣身難之曰前所不知之人能不喩入来未久為
白去等以相知納款似難矣更禀於侍講院然後
當為回報於李金化前是如為白遣矣身入来舘
中悉陳其事狀且告曰自被轉往李龍家然後始
知許多曲折為白有在果大縣奏請大事當前雖

除此兩譯豈無他譯繼此而出者亦效於前况不得除去則後患必甚㲀不喻漏洩館中事則罷必不止於自己而已極爲悶望此事若通議於館中諸位則矣身雖爲此事必無罷罰若不然則矣身決難從之鄭文學金司書言曰兩譯若除則 國必平安此事館中及 大朝孰不知之汝少無疑慮他日生事吾兩人自可當之汝則以下吏只可奉行吾等所言而已汝若不行吾言致令相違則雖或渴生於此必死於 大朝須依此爲之亦爲白去乙矣身不干下吏是白乎喻良置鄭金兩譯

勅使時所爲擧國痛憤之事乙仍于一依其言衙
門官員來問時一如指揮對荅是白遣矣身自
已生謀爲白乎所千萬矇昧爲白置相考分揀施
行敎事

同日以別件捧招

下令曰彼人等已知聽人指揮而到今如是變辭
則反疑有害更查可矣且姜孝元招內奏請當前
大朝及館中孰不知之不死於此死於　大朝等
三件事講官來達曰姜孝元昨日捧招時不言而
如是捧招似涉寬闊云何以如是捧招耶宰臣等

回達曰姜孝元當初衙门官員来問之時其所對
答之意大槩如此實非變辭似無反疑之弊若以
指揮之意及於此中則恐有難處之患殊非别為
成置以備不虞之意故臣等曰是相議為之矣且
姜孝元捧招中三件事問於講官等則當初講官
所不言之事姜孝元誤為供辭故以此稱寃也非
謂臣等誤為捧招之意云承言色傳達講官等達
辭之際或有未能詳悉乎敢達　答曰知道姜孝
元誣陷官員之計九極痛惡更為捧招以觧宫官
之心似可矣○同日姜孝元更招白等矣身前招

内奏請當前 大朝及館中孰不知之不死於此
死於 大朝等三件事乙講官等言已非所言之
事乙矣身誤為納款是如為置講官曾所不言之
事是在如中何如是納招為乎喻從實現告亾推
考教是卧乎在亾白等奏請當前事叚矣身只言
大事當前之語所謂大事者即是奏請是白齊
大朝及館中孰不知之云云事叚館中之人無不
洞知之事則講官之所言的實為白在果 大朝
云者指我 國之人而言孰不喜之之意是白齊
不死於此死於 大朝事叚講官言曰此事不小

幸有傳播漏洩之患未得成之則汝當死於我
國勿出口外云〻是白置右良緣由相考分揀施
行敎事

質子李徽祚問目

臣與諸質子會坐時文學鄭雷卿司書金宗一等
小紙書送曰有面議事暫来云卽爲上来鄭雷卿
等言曰君與李龍相知乎臣答曰前者有數三番
相見之分云則雷卿曰又有如金愛守圖両譁之
事而自此勢難直通姜孝元當送於君處君可指
送其家臣領諾而去翌日姜孝元下来於臣與家

奴偕送李龍之家矣過二日後臣来問雷卿等曰
其事何以爲之答曰李龍以爲衙门之官来問時
此處人若明白對答則當爲發狀云云厥後李龍
来見臣曰姜孝元若再送則所答之言當一一指
教以送臣許而送之其後来見雷卿等傳致其意
則雷卿曰姜吏當送之云使臣下直之日又来見
雷卿等曰李龍送人言使臣出去則即欲發告云
云雷卿等曰吾亦聞知矣往来問答不過如斯所
謂沈天老者不曾一見其面云矣敢　達
文學鄭雷卿司書金宗一等問目

臣等狂愚縲安自抵罪戾雖萬被戮罪有餘矣臣
等竊見清國待我之道槩從寬厚而中間揑搆必
欲作害者專是兩譯之爲非但梟獍之惡得於天
賦贓賂旣多人言漸盛遠嫌之計不得不爾臣等
私相悲憤曰國力民命將盡於兩譯之手勅行橫
恣贖人時操縱固不足勝言而此處爲患日異而
月益甚目今如此其末如何此國允干謀議諸王
之外雖任使如龍馬實不得預聞況衙門一譯舌
何能有無於此國哉雖然兩間傳語全憑此輩若
果示恩而知所感雖不見報不至作害則盡力賭

其徹固所宜也兩譯則不然受賂多則作害甚特
其力有所不及百害哉自固之心實無所不至與
其賂之而貫禍圖之雖不得去使清人明知兩譯
之有顯隙於行中或一策也臣等乘憤妄料大槩
如此矣昨年禮部通事金愛守者蔟告兩譯奸贓
彌善閔應協掌行中盤纏故刑官来問於應協而
愛守辭兼侵龍馬不得不答以不知然若有稱帝
命更詰之舉則應協亦決意輸實而該部皆罰愛
守而兩僻之厥後自中之不說者爭相欲蔟来探
臣等之志意者甚多臣等慮其跡逕皆不應諾矣

有李龍李聖詩者俱是關西士族不忘　本國者
皇帝自西回還後數日聖詩以龍之意来言於臣
等曰兩譯有百害於　本國而進賜輩容護至此
何也臣等答曰不易之事何可輕應聖詩曰此事
但得進賜輩一諾其成易於折枝吾輩自當辦得
矣臣等答曰若輕易吐實則刑官必疑爾我相通
含糊觀勢則金愛守蔑告時亦不再問奈何吾等
只當謹嘿苟度而已二李之勸臣等不已而臣等
終不為肯諾矣厥後聖詩者密通於臣等曰今番
貿来梨柿乃八高山共分之物而兩譯如是盜減

此處之事雖甚些少必有告訐者况此事聽聞者
已多若有某人謂两譯與館中通議減獻云爾則
八高山之衆怒何可當也吾等此舉斷斷為　本
國進賜華千萬勿疑臣等以狂愚浅見不為深思
利害只思獲於八高山齊怒之後則館中亦難自
明回為許諾聖詩曰必以講院下人為證然後狀
辭有據矣臣等常見院吏姜孝元之痛憤两譯之
為回以微意探之則姜孝元挺身請當回令姜孝
元一二往来於李龍家與所謂沈天老者面約而
臣等則數戒两李慎勿忌獲云者盖恐問安使未

準事前有所紛鬧故也使行䇿去之日臣宗一陪
世子赴闕璉臣雷卿守宮在舘忽有刑部官四人
持蒙書一帖而来呼出講院官於衆會之處宰臣
朴簪𪋤臣宗一出對臣出與對立則刑部官舉其
帖中語以問之臣於稠中應答不便以不知答之
刑部官曰講院官非掌文書者乎何謂不知銀貨
出入臣答曰此則有同寮主之非吾所掌刑部官
更無所問而退造舘門外辟人甚嚴招問姜吏之
後繼招侍講院官員臣雷卿乃出見則稱以皇帝
有問不可隱諱因將勑使時両譯之留置卜物於

灣上追後輸來曲折及盜减梨柹事使行受賂事
緊束鉤問臣初示難泄之色刑官再三廹催曰皇
帝所問何敢容隱且罪在受者授有何罪臣答曰
其時俺適承令出往　本國義州通事崔得男者
果爲言及此事而所留爲某物則俺亦不問梨柹
則差員領來之日兩譯除送千柹千梨於舘所
世子謂　國王享上之物奈何擅减不可不載送
衙門云則兩譯曰凡事一從吾言可也歲時臨廹
則吾輩當爲處置云矣歲時一二日前通事輩果
爲取去此則非舘中所知鳳凰城盜减事尤不得

預知至於使臣贈遺事借口傳語不無人情此豈
為罪乎云則四人起出過一日後又有三人来問
臣之所答一如前日其中首坐者顧右兩譯謂臣
曰雖有贓物旣已盡用無所現捉奈何臣答曰皇
帝所問之事雖不敢不以實對之俺之與兩譯俱
以　本國之人朝夕相見令已三年豈無相親之
心兩譯𦲷果免罪俺亦多幸三人曰梨柿之數必
有置簿於衙门吾將往考此處則更無可問之事
仍為起去矣二十二日衙门譯輩来招臣雷卿及
姜孝元往刑部衙门引問前事臣之所對槩如前

言郎又拾致兩宰以問兩宰答以不知晉後龍将
及刑官来問鄭雷卿之言與宰臣不同此必回嫌
而誤往覆詰責事竟至此〻緣臣等素性狂妄輕
淺不議於館中上下遽為李龍華甘言所瞞不忍
小憤貽　國家大辱伏願亟正臣等之罪以為後
人之戒

瀋陽狀啓 己卯正月二十八日

本月二十一日以沈志祥封爵事有朝會之擧

世子大君亦往參敎是白如乎纔詣闕門之外刑

部之官率五六人來到要見侍講院官員爲白去

乙其時司書金宗一陪往故出見則刑部官等引

去僻處密問曰通事鄭命壽金乭屎等處 朝鮮

銀二千六百兩雜物七駄等乙勅使回還後追載

入送以給且皇帝前所獻梨柿各一千亦任意除

減以給云然耶沈姓人以此已爲告狀於衙門云

仍出物目列錄小紙示之宗一以不知答之當初

文書次知官員留在館中往問可也云則刑部官
等轉来館所臣得凋適眼疾極重不得陪從留在
館中文學鄭雷卿以守宮亦留在爲白有如守下
人忽報刑部官等来到门外招出侍講院書吏姜
孝元云姜孝元出去之後下人又報刑部官所問
之言姜孝元以詳知之意應對如流是如爲白去
乙臣得凋莫知其由不勝驚惟之際鄭雷卿適在
坐亦有驚動之色且笑曰姜孝元必自當之俄報
刑部官等欲見講院官員入来雷卿遽爲起出曰
當相見於本院又来侍講院官使之出来於館门

之外雷卿仍自出去臣呼問曰將欲以何辭答之
雷卿不答而去臣益疑訝使下輩密探則雷卿與
刑部官入坐門直房内屛人密語一與姜孝元所
言相同云中使羅業亦適来坐相與錯愕莫究其
端移時後雷卿語罷入来臣始問其事則曰鄭金
兩譯之事有被擄人沈天老者發告於衙门姜吏
曰其問而已為立證故我亦不敢諱之據實言之
云臣與羅業同聲言曰如許莫重之事不議於館
中輕易發説必有種〻難處之患誠為可駭咄歎
不已　世子自闕下日暮罷還始聞其事極為驚

愕 下令於內官羅業宣傳官具鏊使之密問於
姜吏則其事實非姜吏所自爲之鄭雷卿金宗一
等陰主其事費盡許多機關表裏相應顯有其跡
而臣等兩人及舘中大小之人俱不得預知必知
前頭有罔測難處之事上下憂懼爲白如乎過二
日後刑部官等並率鄭金兩譯又來舘所之外招
雷卿宗一姜孝元等更爲憑問前日事而宗一則
當初既以不知答之故即令還入只留雷卿姜孝
元及淸譯崔莫同等而姜孝元處則不爲更詰雷
卿所答比前尤詳强欲自直而刑部官等則以爲

前後所贈物件既非雷卿親自見且無可證文書
所謂物件傳給之人亦以出去之人為言似是虛
事是如為言而去翌日臣等入對 稟達曰兩譯
及龍將等之怒甚盛勢將叵測急先重罪姜吏仍
黜送雷卿請罪 本國則或可小解其意 世子
亦以為可臣等同坐館门捉出姜吏從重决棍於
大路衆見處仍往衙门欲見龍將而通言黜送之
意則龍將拒而不見曰吾當送通事聽来退去可
也臣等退来衙门譯輩踵後而出聽言去後終不
回報為白去乙叓為探問則龍將曰宰臣等皆是

欲爲害我者也何面相對以此揮斥其所傳言之
事亦不可否云云爲白有如乎其後段別無處置
而鄭金兩譯則依舊使喚於本部爲白乎旀皇帝
特令更爲明查是如爲白如乎昨日夕時自刑部
急招鄭雷卿姜孝元等而去未久又招臣等兩人
臣等卽馳往則雷卿與兩譯跪於庭中方爲對辨
臣等入去府中刑部王貿可址壁而坐龍將以下
十餘人分辟列坐臣等施禮後坐於其末則貿可
譯言龍將傳之問於臣等曰鄭雷卿等以兩譯處
所私給之物及梨柿所錄文書焚燒之意謀害兩

譯之事　世子及宰臣等亦皆預知矣且雷卿則
其文書焚之於朴侍郎下處姜孝元則以爲焚之
於侍講院云兩人之言不同何也臣等自有此事
以来日甚憂悶相與議之曰兩譯情態孰不憤惋
但念陪奉　東宮處此危地若蹈虎尾苟過時日
猶恐一事或有釁跡況鄭金兩譯爲龍馬之腹心
館中安危係其口吻而勅行時事則所謂龍馬迭
爲唇齒決不可輕犯其鋒設令雷卿等之計終果
得行而龍馬自在烹頭百熟之中其爲營護兩譯
者不但爲兩譯地也則其所盡力周旋宜如何哉

且為兩譯者憑藉恐動亦必無所不至豈肯緘口
服罪不為援引兩將之理乎且聞兩將公然倡言
曰吾等自丁卯以後結怨於　朝鮮者不止一事
至於歷舉枚數謂　朝鮮必欲殺己而後甘心此
非一二人所爲必是　朝鮮相與同謀有此舉措
龍馬同聲相應眩亂帝聽有此更爲明查之令若
或有一毫未盡則必將貽　國家罔極之禍萬無
彌縫善處之勢而本不預知且是臣等實情故將
往刑部時具由入達而去不得不從實狀對以不
知則賢可以下之人皆唯唯即令還去臣等來到

館所　世子前面達其由語未及竟龍將及刑官
二人遽到館門外招臣等及鄭雷卿姜孝元臣等
出見則以質可王之意傳皇帝之言曰雷卿謀害
兩譯之狀已盡敗露此事　世子宰臣皆預知乎
國王設有所贈其臣告之則是謀謟　國王也朝
鮮之人亦是吾民當以吾法治之即令所率之人
反接雷卿姜孝元且曰　世子若不預知則必為
盟誓殺於此地然後可知實情矣仍令入告于
世子前　世子親自出接曰專蒙皇帝恩德無事
安存常為惶感每切戒心不意今者所率臣寮強

其不知有此妄作之事致勤帝命益增慚悚罔知
所達非但我也宰臣亦皆不知可為盟誓矣但朝
鮮之法　世子則不得擅便生殺必須啓知　國
王然後可以處置龍將等唯々而去翌日是白在
二十七日朝龍將等三人又来　世子出門迎入
則使　世子跪聽帝命更申昨昏所言而益加詰
責曰勅書中有切不為私相賄賂之語而　國王
實有贈給則是　國王有罪也設有所給其臣告
之則是臣告君也館中之臣及　世子預知而告
之則　世子亦有罪也告者若不殺之是　國王

及　世子互相通議也無疑矣若欲蔟明不知之
跆則盟殺此人可也　世子不能自擅欲稟　國
王之言則甚是告者則拘留於此送人往來後卽
為處斷可也　世子答曰皇帝之命不敢違越而
但在此殺之則朝鮮之人不得見知懲戒出送我
國俾得嚴鞫正罪方為得體如或不信清國之人
偕去亦可云教是則三人齊聲蔟言曰　國王若
預知此事而告之則出送殺之可也雷卿在此自
為謀害則事係此處不可出送其意愈往愈駭勢
不得已許以送人為白乎旀盟誓事重言言之為

白去乙　世子曰已許爲盟早晩唯命龍將曰差
人往来後罷人處斷之日可以爲盟云而去爲白
齊大榮雷卿等所爲之事原其本情則出於除害
之計而不量事勢不議臣等不稟　世子率爾妄
擧致此罔測之禍此間上下遑遑悶蹙之狀何可
形言逼迫　本朝及此處使不得容力於其間必
欲逞憾而後已其爲計不亦巧且慘乎念之哽塞
此時景象殆與曩日出給吳尹等臣相類尤不忍
見尤不忍言臣等雖欲抵死周旋始覺於駭機已
發破甑無及之後計無所施力無所措只自拊膺

痛心而已　世子下令於臣等曰鄭雷卿非但侍講日久自山城挺身自願陪從入來備嘗艱險功勞倍多而遭此意外罔極之禍極可矜惻欲躬詣闕下待罪陳卞敎是白去乙臣等相議入達曰此國之習若伸救罪人則輒疑同參方以本國及世子預知爲言至令盟誓則尤難接足於闕下叱分不喩適足益增致疑決難輕易開口故中止爲白乎旀雷卿等之事本出於李龍李聖詩金愛守等之徒怨於兩譯以爲報復之計則亦非雷卿等先自生意若引此輩則雷卿之禍似或小紓故　世

子又使臣等勸爲援引更下則雷卿等與臣等反
覆相議以爲李龍等皆是見敗之人而龍之從前
所犯尤極悖逆若轉相告引獄事滋蔓則又不無
重貽 國家之禍故亦不敢強使引告爲白有齊
雷卿宗一始雖同事末抄問答各異故只以雷卿
一人爲罪而宗一亦難晏然仍在館中故出置質
子館以待 朝令爲白乎旀渠等情由段置書吏
則捧招鄭雷卿金宗一李徽祚等則係是朝士別
爲問目並別紙書 啓多少曲折俱在其中爲白
齊不幸至此講院無員現存書筵亦廢尤極悶慮

爲白齊事出倉卒督迫送人危苦之狀亦不能詳
陳達爲白在果臣等俱以無狀受　命於此〻人
等經營此事其來已久而終始不得預知致有無
前罔極之變臣等之不能有無於其間到此尤著
不勝惶恐伏地待罪云〻○狀啓己卯二月初八日以皮
牌密通於臣等曰鄭雷卿事　朝鮮嚴辭請罪委
送差官則皇帝必有寬礻之典若或一語營救之
端則定無可生之道云〻爲白臥乎所此言不無
所見而發是白去乙等朴洞回來時我　國咨文
之意與皮牌之言不同則只益其怒且恐生事是

白乎等以朴洞雖已發程姑留所到之處以待朝
廷更分付後入來之意乙平安監司義州府尹等
處移文爲白在果所係甚關惶恐馳啓云〻○狀
啓己卯四月二十日 今月初二日平安道朔饍人馬回還
時此間事情段已爲馳啓爲白有在果其後 王
世子嬪宮氣候安寧教是白齊 大君與皇帝十
四日一時無事還來是白乎旀往來時所聞所見
則 大君軍官申晋翼令爲出去必當具陳於廟
堂是白齊皇帝入來之日 世子祗迎于闕门外
教是白齊十八日龍馬兩將坐於衙门招臣等及

内官一人是白去乙臣等未知所指者何事而或
涉鄭雷卿等事則言及請贖之意入　達定奪後
與内官羅業往見則兩將與數三人同坐而與臣
等行禮則兩將已坐臣等於西壁龍將先發言曰
鄭雷卿姜孝元等固當死　朝鮮已為咨文今當
處置宰臣一員可與今来刑官及清國刑部官同
往處斷金宗一則　本國已令拿来云亦當依許
云云臣等不勝愕然言及請贖之意語未及竟鄭
命壽作色咆哮曰然則欲出送雷卿等於　本國
乎再三詳語使不得出言臣等徐曰非此意也第

聽之仍畢其說始爲傳語兩將曰所謂贖價使誰
捧用乎俺等自初已知必有此言矣　國王雖已
如是咨文而使宰臣等圖贖耶　世子大君欲使
國贖耶此皆自初同參之事故如是救解云辭氣
益厲臣等答曰　國王本意俱在咨文之中豈有
別事至於　世子大君專不與知事則已依大國
所言至於立誓今何更有此言耶只緣俺等同處
既久情意切迫不忍其死而贖命之事往牒所載
故敢生此計反覆論懇則兩將曰謀害我人者必
欲救解欲殺吾輩之心可知留此不甚久而如是

欲殺若更久留則亦將盡殺此國之人而後已吾
兩人及兩譯之肉宰臣等食之然後快於心耶如
此之言切勿出口其言愈往愈悖臣等不得已以
往告　世子前而回報之意言之而退來則其間
龍馬即往闕内而還此必以臣等請贖之言稟於
帝前也臣等回達其由則　世子極其驚惻息欲
救解再三　下詢而他無計策定將親詣衙門臣
等反覆思惟則已爲完定之事必無更改之理彼
怒方盛適足取辱似難率爾奉往而　下詢之意
甚是美事將順周旋亦或一道故奉出舘門之際

鄭命壽金屹屎與諸通事等擁立馬前大聲叢惡
曰若進諸衙门則必生大事吾頭斫斷後方可進
叢司書鄭知和在傍告達曰既已出门宜速前進
之意命壽張目呶々曰汝是何漢耶仍突入拳毆
知和至於笠纓衣紐盡絶前導宣傳官等叱令下
馬軍牢等亦皆驅逐未詣衙门之前被阻見辱至
此其勢必有大段難處者　世子駐馬趑趄　大
君亦見如此事狀進達不可往之意而衙门之催
促臣等回報急如星火計沒奈何　世子還入舘
所臣等更爲面稟後還往衙门言曰　世子聞俺

等先禀云則兩將曰事已决矣言亦盡矣更無所
為宰臣兩員中誰當監刑乎臣等相顧錯愕罔知
所處兩將督迫甚急臣等曰監刑則本非宰臣之
事例以宣傳官差送云則許以依例定送臣等退
來鄭譯輩一時隨後而來督蹙不已雷卿已換着
新衣服且正冠帶肅謝於差備門外　世子引見
饋酒永訣雷卿出來大門內東向　本國行四拜
禮且向老母再拜後就道雷卿辭出之後　世子
下令於文學申濡使雷卿善為自處之意言于臣
等蒼黃之際覔給藥燒酒而材料未備飮亦無效

爲白去乙臣等以當爲縊殺之意言于李應徵則
鄭命壽勃然曰清國本無此法必須斬殺臣等曰
我國之法儒臣則雖犯死罪必處絞且雷卿已令
我國之官處斷當用我國之法李應徵亦曰我之
入来時亦以處絞受 命云則命壽極口叱辱亦
爲奉獻數四而應徵終始堅執故臨刑時鄭雷卿
姜孝元等並爲處絞爲白有旀清國告者沈天老
則一時斬殺爲白有齊雷卿等出去時金宗一李
徵祚欲爲相見追往而命壽叱以逆賊以鞭亂打
使不得相近爲白齊雷卿等收屍事段置清譯輩

初甚攔阻臣等通於驢馬僅得見許使其奴輩看
守治喪諸事　世子曲盡軫念即使内官俞好善
宣傳官朴洞出往停屍處專掌治喪之事歛襲衣
衾皆自　内給衣服而歛之且雷卿處自　内備
得奠物遣内官及宣傳官安鈸致祭教是白乎旀
出去時路次祭需段置亦為　下令優數備給姜
孝元屍身一時出送為白遣一路護送之意曰
下令移文於两西監司為白乎旀内官朴之榮亦
以護喪　命送教是白乎旀同喪柩到義州後令
本州精備祭物使内官致祭亦　下令教是白遣

祭文啓令宮官撰出以送教是白齊云云

贈掌隷院判決事府君行狀

府君姓姜氏諱孝元字行伯系出晉州高麗侍中
以贍之後也後有諱隱於
中宗二年丁卯以貢士上京仍居焉曾祖諱大山中
樞府錄事祖諱義孫典涓司直長考諱希龍禦侮
將軍行龍驤衛副司果兼司僕府君自幼誠孝出
天每食父母不下筯不食及長孝友益篤親戚咸
稱曰孝子遂名以孝元嗚呼痛哉瀋陽之事小子
豈可忍說而述其事也忍痛含寃如不欲生有遺
書故謹錄其槩焉 崇禎丁丑 昭顯世子 西

大君以質入瀋陽時講院陪從書吏則以各司胥屬中年少解文幹事者擇二人輪回替入人皆厭避如往死地先君以太僕吏入於揀選於戊寅九月離京十月入瀋陽侍講院賓客朴簹申得淵輔德朴啓榮弼善申濡文學鄭雷卿司書金宗一鄭知和書吏曹大悅方孝義在舘中大悅交代後出去己卯正月某日初昏鄭文學金司書同坐招先君謂之曰俘我賊鄭命壽金乭屎等侵虐家國無所不至去年勅使時闌入房妓受賂無限一國擾亂上下人民無不欲食其肉而虜主安得知之今

若告以此事必誅兩譯兩譯死則進貢貢即每年朝貢金百鎰銀百鎰無事我
國始淂安定矣前日大司諫朴璜
弼善閔應協在此之時與戊午被虜金愛守相議
欲爲呈文未果今日命壽等作弊之狀非特前日
事也梨柿各一千箇兩譯中間偷食崔政丞入来
時銀子二百兩及譯官崔淂男賫来銀貨七駄亦
皆盡數竊取此其罪可殺也汝其知此衙門問之
以此答之先君答曰小的新入未諳前後曲折恐
有誤事之患矣兩公又言曰虜若問時汝之答以
諸物分給時文書有無問于侍講院官員處爲可

云爾則必將招問吾兩人吾兩人當必一一告之汝則別無更問之事勿以爲慮先君曰虜人之侮辱兩譯之侵索爲我　國臣民者孰不痛憤但虜兇難測事甚可慮願兩公熟計而處之兩公曰事若不幸吾兩人自當其罪汝雖下賤食君廩料國家之讐當思除之吾計已定有何疑焉過數日後又招之言曰禮判質子李金化徽祚處有寫冊事汝可往矣即往則李金化曰汝裝槖豈有粉乎曰有之抑何問也李曰此間有人願買此物汝與吾奴偕往賣之先君不識其所謂第隨其奴而往則

戊午被擄人家也四人同坐飲酒問其姓名則主
人曰李龍其餘金愛守沈天老一人則忘其名也
四人者見即喜改酌一盃飲後乃言曰俺等皆有
爲國之誠欲除朝鮮讐賊故曰李金化通于講院
也指天老曰此人當呈訴曰出示一紙即前日兩
公所言之事也先君曰此莫大之事不可蒼卒立
定更稟講院回言於李金化然後爲之可也即起
而出歸告于兩公曰適間逢着此輩所聞說話如
此何故也兩公曰此是吾兩人所教也汝須記此
面沈者待後衙門問答時應之也先君曰爲國除

賊可謂幸矣但此賊雖除其類尚在只益其怨怒
害及　國家將何以處之兩公曰清譯河士男等
亦知而欲除之他譯何至蔑怨乎曰然此事一舉
關係非細謀之不審反受其害奏請使不日當到
待其來到相議爲之未晩兩公曰館中人員無不
洞知我國之人孰不喜之汝勿更言衙門來問時
但依此答之先君退而息之命壽爲國人之所共
憤而兩公所言如此豈可不動心忠憤所激視死
如歸遂爲定計焉數日後刑部衙門急招講院官
員司書金宗一進往則衙門以沈天老呈文中事

推問宗一答曰院中官各有所掌司書掌禮房文
學掌户房凡貨物出入文學當知之矣更招文學
鄭雷卿問之其昨夕朴簪與鄭公徹夜飲酒經宿
未醒應對之際言語失次衙门将鄭公置於外處
而指先君入所問如鄭公先君乃挺身慷慨一〻
陳辨極言痛斥两譯矯命黷貨之状悉如前日两
公所言次日衙门更問於鄭公〻對亦如之三日
後更爲推問所答如前後三日刑部衙门王與諸
官同坐查問公終始如一更問曰若誠有是事則
文書何不納耶公曰文書當其時鄭命壽金乭屎

等脅令火之矣王者曰何處火之曰宰臣朴簹同
坐燒之郎招朴簹問之簹曰此言甚妄豈有文書
燒火之理也且凡所給之物與偷食云者皆是虛
說此必是要害兩譯事也衙门聞此言即釋簹而
鄭公與先君併拘于獄移洛我　國責問其事時
三公六卿皆有質子在瀋中大小國事動被牽制
且以其文書既已燒火事無可據恐龍馬及兩譯
拨怒生事遑㤼回洛以為別無此事謀害之人罪
當死云衙门送人要兩宰臣首内官諳刑部聽言
宰臣相議曰衙门所言若是鄭雷卿事而出於不幸

則試言請贖之意先爲禀定可也即以承言色禀達請贖之事而兩宰臣與承傳羅業徃衙门譯華言龍馬誥帝前姑且還去頃之又来招宰臣承傳並徃則龍馬使鄭命壽傳之曰鄭雷卿姜孝元之罪本國旣許處斷宰臣一人當與賫咨刑官及本部官員同案處律宰臣等愕然無奈何乃以請贖事莪言命壽勃然曰然則欲將鄭雷卿生還之耶宰臣又曰贖命之法自古有之雷卿之罪雖重只顧免死而已龍馬曰欲贖鄭雷卿者必是同謀之人誰爲此計者 國王以依法論斷回咨而其意

則欲生之耶 世子之意耶宰臣之計耶宰臣曰
國王世子豈爲是哉俺等與雷卿同處既久不忍
見其死敢生丐贖之計且龍馬曰貴國之人在此
數年謀陷我輩至此若又久留則兩譯與吾兩宰
臣必盡劉而後快心且宰臣等不得復言歸白
世子而後當爲答即出馳來與講院入對 世子
亦無奈何意欲親往衙门以求贖死司書鄭知和
以爲當往宰臣朴簹不可不可云者簹陰附兩譯
前已贖貨之罪逆綻露於沈天老發告之券則欲
掩湛罪隨事密通於命壽使之威脅鄭公燒其券

曰如此可解兩譁之怒遂與鄭公徹夜勸旨酒使
之醉不能對簿之所爲也其他宮官之言亦謂 邸
下雖親往未必有益而不無貽辱之患在下之道
不敢請行云者已知簿之玄獰只見目前不好光
景而然也 世子又請 大君議之 大君曰事
已到此親往衙门若不許入則事極難便而 聖
筭已定惟在 睿裁 世子曰吾亦知往不能救
不忍坐視其死即 命駕出門之際命壽跪館门
外叱喝曰何不速出罪人 東殿雖往衙门萬無
許入之理吾頭斷後方可進也遂喝止導 駕宣

傳官驅逐引路軍牢自遮　駕前不得行司書鄭
知和陪從曰此何許漢命壽怒曰問我何爲我即
鄭命壽也仍拳提鄭司書面絶其冠纓衣紐脫落
世子再三止之而後乃還　下令曰鄭雷卿未可
飲藥自盡耶文學申濡曰當初備局啓辭亦有使
之自盡之請到此地頭莫如自處但得藥爲難
令曰出而議之使藥房藥酒各一碗藥毒微故顔
色自若出门上馬責洛官李應徵宣傳官鄭瀜吉
押去命壽乭屎等毆逼疾如風雨出西门外清國
刑官與兩譯議以斬殺李應徵謂刑官曰　朝廷

之令則使我處絞吾既已刑官來當用我　國之
法豈從汝等所爲耶必欲加刃吾則不見百兩譯
堅執而李應徵再三力爭刑部官曰既當殺之任
用爾國之法遺書由是鄭公及先君皆以縊死告者
沈天老斬講院相議收屍差人出送則兩譯阻搪
宰臣朴簷謂兩譯曰雖有罪既殺之後可許收屍
況　上意惻切爾輩尚可回心再三往復龍馬始
許多給銀子於守门者宣傳官朴洞質子李怳往
屍處監歛先是事蕟之時家無伯叔又無近族子
厚精穉昧己卯三月日使表姪叔母夫張繼男入

送以爲臨時救視之計繼男與鄭公家奴偕入瀋陽則龍馬與兩譯輩知其爲兩家送人亂打驅逐俾不得接足故倚托於館外私家終被阻絶不得聞知於四月十八日出館時途中始得見董通家中消息臨刑謂繼男曰前後曲折昭在書中截髮置書簡幗我死雖曰曖昧 上之所鑑 國朝所燭爲臣不欺君貞臨死不易辭信也但國讐未除死有餘罪逆臣簫何言只願歸語家人奉養老母百歲無恙護恤兩兒得以成立則可除墓草頁是日天日陰曀朔風大作非但我 國之人胡人見者莫不流

渫 昭顯世子大加慜惻下老母與妻子顧恤之
命 両大君內出斂用衣衾五六襲及棺材諸具
一如鄭公俾無欠缺差內官朴枝榮護喪出來到
義州改棺府尹公一皓凡喪需祭奠備極成禮張繼
男方孝義所錄 朝家申飭各道柳轜東轅至楊州海東
里沓洞先塋下以穴處未定停柩十五日不得窆
朝家聞之 命雲館卜兆出軍造幕有若禮葬焉
仍 賜牌其原
仁祖大王特軫其死於國事 命給母與妻月廩以
終其身月廩米六斗石魚三束濱為戶判時石魚除減 李於両喪 朝家

聞之　特下賻物而葬之米四石木五足紙地麻索　嗚呼天恩罔極矣　聖德曠絶矣死生俱感即死無憾然而人孰無父母之喪其哀〻至痛窮天地亘萬古而罔極者未有如不肖焉先君之被禍也年三十七歲以　王事出在異域竟被慘禍而無所變節痛矣哉吁天慟哭穹壤茫〻蓋已五十餘年猶夫一日也

子厚精謹撰

尤菴宋文正公陽坡鄭相國擧條

戊申十一月十三日

大臣備局堂上引見入 侍時判中樞府事宋時烈所 啓鄭雷卿死於瀋陽之事自

上亦必聞知頃日廞母之死別爲致賻羣下孰不感動當死事計雖齟齬而出於不忍見困於我 國下賊至有此擧其死固可尚當時士大夫之同事亦或變之而書吏姜孝元志終始同死此甚可美似當有褒奬之擧矣領議政鄭太和所 啓侍講院書吏姜孝元子厚精方以都摠府書吏隨行而

乃是私賤云其子孫從自願免賤其代以各司奴婢定給似當矣

上曰子與孫並爲免賤可也朝鮮國寶鑑

碑銘

丁丑　昭顯世子質虜中講院陪從而孝元以院吏隨行弼善鄭公雷卿震伯憤倖虜命壽爲倀鬼行胷臆無不至欲以計除之察孝元忠信可仗往復謀議之際孝元必與焉及其洩敗知其事者無不媕婀懼及而獨孝元挺然不慴不諱其初　崇禎己卯四月十八日遂與震伯同死死時大罵宰臣之反覆右命壽者曰爾何忍爲此也　朝家返其尸葬之國東門外海東里其妻婢也年時廿餘歲守節不嫁至誠事姑戊申　上聞孝元事爲之惻然　命有司出官

隷二人朓其子厚精及孫次碩賤籍俾奉孝元祀孝
元次子曰二精女一人 孝宗大王嘗名見震伯之
子維岳撫恤甚至今 殿下復如此 二聖之德可
謂無能名焉賤臣宋時烈懼此事為時諱而或泯焉
敢私識于震伯及孝元之墓石孝元晉州人其父兼
司僕希龍云 崇禎庚戌五月日
孝元以小吏入虎穴蹀忠憤嬰慘禍其所立卓爾
足以愧古今貪生負義之徒尤齋宋先生為之識
俾表其墓而其家貧不能具石我伯氏江都留守
閔公著重捐其俸為買一小碣先生命鼎重書之

鼎重已大書其面矣其識文既有先生手草筆法古健非門下諸人所可及仍以上石并記其顛末云後十一年庚申以其子厚精從勳 恩例 贈掌隸院判決事（見尤菴老峯文集）

鄭忠貞公墓碣銘

崇禎己卯四月十八日鄭弼善震伯死於瀋陽之質館朝廷返其櫬以葬嗚呼此震伯之墓也嗚呼天乎當其時天地飜覆矣强者忍懦者恬莫敢怒於心惟震伯痛憤俘奴命壽反喙以噬臣主不忍侵暴欲以計除之時命壽專管我國事震伯欲令其相惡者蔟

其奸偷而自我證成則虜得以自誅之而我見淩之
恥可雪也有以洩命壽者命壽突来砲哮事將不測
震伯對焚其可疑文書於宰臣座以安其心矣其相
惡者不知而竟蔑告事及質館諸人皆爲媕婀震伯
獨如初計曰信虜索可跡文書震伯答以誠有而已
火之此事宰臣實知之虜以問宰臣事成敗決於其
口宰臣自前時往来虜中與命壽爲之盡遂答曰不
知震伯遂以誣見報　上聞宰臣對以營救則反益
其怒不如回請其罷　上信之如其言震伯温陽人
諱雷卿高麗銀青光祿大夫戶部尚書普天其上祖

也曾祖都事碏祖之謙隱居自守考生員晥妣徐氏
其考澍　贈叅判妻尹氏經歷商衡女震伯廿三庭
對復讐榮壯元及第例爲典籍在郎署大爲淸陰諸
公所重選爲正言持平司書將入玉堂有以其先世
爲言者張溪谷諸公謂終不可捨入玉堂爲修撰校
理丙子春劉論和議非義冬扈　駕入南漢自南漢
從　世子自請壮行時　孝宗大王以大君亦就質
矣由文學陞弼善掌質舘妝支　世子或和有須索
必執不可責諸寮不謹者尤甚見宰臣黷貨不已且
與虜爲心腹則唾且罵不正視其見嫉非一日矣朝

廷前遣洪翼漢吳達濟尹集請虜庭死震伯嘗歎曰生而敢言死而成仁安知後死者所悶哉又曰旣不能蹈海而樓蘭之制又益難寧不慨然將死索筆書扇以見志東向拜以辭君親從容若平日矣　孝宗大王初亦知其事極致哀備禭酹備焉指一公主示婚姻意後竟夭震伯一子曰維岳　孝宗大王壬辰魁進士試名見便殿使舉顏曰爾顏似爾父爾已長成如是哉仍潸泣謂侍臣曰鄭其憤不顧身爲國受禍矣謂維岳曰勉旃毋止於此又謂侍臣無絶其廩給又命別致銀布而　親賜維岳虎皮等物且饋酒

食而退聞者感泣已復特除官噫庸君之褒非直聖
君之嗔聖君之嗔褒則已榮矣震伯可以無憾矣嗚
呼震伯喫著耐辱隱忍拱手則可保無恙無疑而富
與貴誰能禦之顧乃不忍忠憤之激嘗試虎口而身
餧焉可悲也已然只可以成敗論則千載無忠義矣
且震伯死而已矣人有遺臭無窮者其得失何如也
時侍講院書吏姜孝元與震伯同死事有子曰維岳
今上丙午闡大科有二男一女皆幼　銘曰何必震
伯奇乎哉孝元歟彼心金者狗不食其餘

墓誌銘

有明朝鮮國　贈通政大夫掌隷院判决事姜君墓誌銘 并序

余之在童騃也嘗習侍鄭相國左右相國常語及故鄕善鄭公雷卿殉義被禍事及春坊吏姜孝元從死狀未嘗不慷慨或至涕泗余時甚少不克詳其顚末而聞亦扼腕而嗟歎之後二十餘年相國之胤子東平尉公示余一通文字曰此卽姜孝元事蹟也今其子厚精尋謀所以記寃者余義姜君之事欲相其役而惟是銘識之文無可托者子其記之余雖不與厚

精相識追感相國之言重違都尉之托遂不辭而爲之辭按君諱孝元字行伯生而性至孝故以是名焉云 崇禎丁丑 昭顯世子質虜中講院陪從而君以院吏隨行𤨏善鄭公雷卿憤俘虜命壽爲倀鬼行脅臆無不至欲以計除之察君忠信可仗往復謀議之際君挺然不懾不諱其初己卯四月十八日遂與鄭公同死君年菫三十七君死時大罵宰臣之反覆君命壽者曰爾何忍爲此也 朝家返其尸官給葬需葬之 國東門外海東里丙坐壬向之原初君旣被拘自知必死截髮置衣中寄書與母訣家人送

人往視之君臨死謂曰吾今死於　國何恨歸語家
人善養老母如我在幸兩兒成長得除墓草百聞者
咸悲之　仁祖大王哀其死　命有司廩其母妻終
其身逮至　顯宗戊申陽坡鄭相國太和暨尤菴宋
相國時烈白其子孫尚在私賤　上特命出官隷二
人贖其子厚精孫次碩俾奉其祀而宋公製碣文留
守閔公著重爲捐俸買石老峯閔相國鼎重書其面
且跋其陰　國舅驪陽府院君閔公維重刻以竪之
百世之下過君之墓者可以想君之烈矣後以厚精
從勲　恩例　贈掌隷院判決事君晉州人父希龍

兼司僕祖義孫典涓司直長曾祖大山錄事君前娶
僉知金春鶴女無子後娶忠順衛文金環女生二男
曰厚精二精女適韓天龍厚精娶鄭義立女生七男
二女男次碩承碩三碩驥碩興碩龜碩萬碩二精娶
楊應立女生二男仁碩信碩韓天龍一男一女內外
孫曾三十餘人厚精之母寡居終身至誠事姑死與
君同穴而葬嗚呼彼命壽者以我國人倚虜勢毒我
國君以一胥吏懷憤慷慨隨鄭公出死力以圖之當
其時雖士大夫或不免畏縮反覆而君獨終始抗言
不撓以至於死雖其事不幸而不成其義烈凜然使

人興起而慮亦知東方有人焉余所稱鄭相國諱致和與蘅善鄭公友善如兄弟云銘曰凛凛其氣烈烈其志孰謂人微永世有辭 崇禎甲申後五十六年己卯五月日通政大夫行成均館直講兼春秋館記注官申奎撰

余先考左議政府君與蘅善鄭公少友善情篤於其同死人姜孝元事常加悲憐而稱道之不肖仰體先志倩得幽隧之文以圖不朽大夫人聞而喜之出絲粟俾助燔磁之費余於是敬奉而完役云

綏祿大夫東平尉鄭載崙附識

姜承碩故死義人孝元之孫也　顯宗大王特出內
奴二口以贖其子厚精孫次碩以旌褒之而老峯閔
相公泊余述其事于墓石〻是老峯伯氏留守公所
備也可以對揚　聖主德義而愧夫貪生害仁之人
則其於世敎盖有補矣曩余得罪于朝踰鐵嶺至蓬
山又渡海而孤囚于岐城也承碩一隨余不忍去艱
關萬死而無幾微見於色若將收骨瘴海者然可謂
不墜乃祖之風矣余以老病濳伏于橋谷墳菴也承
碩来示以墓石墨本又稱　國舅屯邨公懿恆之勤

夫 顯廟盛德固蕩〻難名而如非閔氏一家之風
義其何能發揮無窮也宜乎天報以福以顯其積善
累仁之功也余死亡無日聊書此以贈其歸以語之
曰嗟汝子〻孫〻其敢忘報 國之心乎將無所效
其力則其不有結草殞首乎時柔兆攝提端月日巳
山老夫書于瞻拜齋見宋子大全

姜義士傳

姜孝元晉州人也　昭顯世子質於清孝元以史從文學鄭雷卿入清々俘者古兒馬紅負清勢陵暴本國雷卿恚乃與孝元謀欲殺之孝元曰吾國見陵於清人久矣今不能盡誅清人則一古兒馬紅何足誅哉雖欲誅之適足以益清之怨而況古兒馬紅未易誅者耶雷卿不聽乃諷古兒馬紅仇家上書清國告古兒馬紅受賕事初古兒馬紅受賕券書在雷卿所古兒馬紅聞雷卿將除己也怒而脅之雷卿懼遂焚其券書事既發清人名雷卿驗問狀會雷卿醉不能

對孝元代雷卿具以實對明日清人復問雷卿雷卿
對如孝元言然券書已焚而事不明清人乃下雷卿
孝元獄先是雷卿與賓客朴簪俱從 昭顯世子在
瀋陽簪私善古兒馬紅欲以危事中雷卿清人召簪
問古兒馬紅事簪對曰古兒馬紅宜真受賕者耶此
雷卿陷害古兒馬紅白清人大怒遂縊殺雷卿孝元
瀋陽西門外孝元臨死大罵簪曰女何忍爲此女何
忍爲此清人觀者亦爲流涕 仁祖閔孝元之忠祿
其母妻以終身

黄子曰鄭雷卿忿 王家之見陵死於一俘有足

懸者煞焚夯書欲紓其厯事蔑而死豈其志也哉若姜孝元者微甚百死之可也不死亦可也然孝元旣與雷卿謀事矣俱受其戮無所變節雖古之義士何以加焉

江漢黄文景公景源著

英宗朝筵說

丙子二月二十三日

藥院都提調俞拓基提調李益炡副提調吳彥儒入侍時 上命注書出去姜孝元碑帖持入 上曰姜孝元能以下吏辦此尤可嘉焉拓基曰然矣持姜碑帖入侍 上命承旨讀之曰是誰撰也彥儒曰先正臣宋時烈所撰草本入刻者 上曰孝元孫尚在春坊書吏耶拓基曰然矣 上曰襲矣襲字雖不襯襲則襲矣拓基曰孝元於癸酉以其玄孫壽億上言加 贈漢城府左尹矣 上曰予

曾爲之耶仍　傳曰其間春坊書吏姜壽億丁丑
扈從講院書吏之玄孫尙今世襲云今逢此歲宜
有顧恤之道令該曺米布特爲從厚題給米二石木五疋
丙子七月十七日
藥房入　診春坊上番文學李海重下番説書李
徽中同爲入侍時　上曰春坊吏姜壽億尙在乎
海重曰然矣　上曰壽億於孝元爲幾世孫乎海
重曰四世孫矣
丁丑二月初一日
上御養志堂　御製編次人李喆輔承旨李奎采

入侍時　上曰注書出去招春坊吏姜壽億來待

可也注書承　命招壽億進伏　上曰以汝祖之

功將欲調用於軍門是汝所願耶壽億伏地曰

天恩罔極而臣矣身子訓鍊大將各別錄用更何

所望臣矣身則但願守靑氈舊業矣　上曰人情

必欲拔身而調用傳教之下願守舊業誠可尚矣

奎采曰此吏能有識故臣等亦厚待之矣　上曰

姜孝元玄孫壽億令該曹米布從厚題給 米二石 木五疋

戊寅十月初四日

次對入侍時　上曰嚴興道子孫錄用事　教曰

曾以姜哥事有下教者矣承旨成天柱曰似是姜孝元之孫矣 上曰曾為春坊書吏而使軍門調用矣果調用乎天柱曰孝元之孫壽億為春坊書吏欲守祖業勿離春坊云矣訓將洪鳳漢曰壽億之子鳳喆方為別武士矣 上曰顧守祖業亦純實矣

庚辰八月 日

親臨試射時 上曰瀋陽扈從春坊書吏姜孝元孫壽億子來待可也承旨曰待令矣 上曰入侍鳳喆進伏 上曰身手好矣為何任則極為好事

兵判洪啓禧曰别軍職極爲好事而姜壽億曰天
道惡盈而好謙過分之事不願矣　上曰有識矣
其子在何軍门乎兵判曰方在都監别武士矣
上曰然則都監哨官可乎對曰此亦不願矣　上
曰所願何事對曰入屬軍门能通兵書欲爲敎鍊
官矣　上曰進前讀陣圖可也鳳喆起伏高聲能
誦陣圖　上曰講聲好矣諸臣皆曰善兵書者矣
上曰三局大將入侍入侍時　上曰三軍门中有
闕即爲事榻前　下教

庚辰十一月　日

三使臣入侍時　上曰姜壽億尚在春坊乎上使洪啓禧曰頃已作故矣　上曰然乎姜壽億繼世春坊書吏者誠奇特矣令該曺恤典舉行上使曰其子鳳喆有軍門調用　下教而有飢死之慮故春坊官員皆勸代其父而爲書吏矣　上曰雖爲書吏後可以將校矣上使曰然矣　上曰春坊官員勸之者誠善爲之矣

壬午四月十四日

上曰金慶漢顧恤　傳教仍　教以姜壽億令該廳一體顧恤

癸未正月十一日
親臨文臣殿講時右參贊洪啓禧所啓頃年金
商門殿座時有姜孝元後孫鳳喆令軍門即差
教鍊官之命臣親承傳教而未及舉行渠遭
父喪矣今則服闋而以奉承傳之稍久尚未淂
料云敢達上曰姜孝元之孫聞已闋服令軍門
依前下教即為舉行

正宗朝筵說

丙午七月日
輔德尹行任入侍時上曰講院吏以姜哥子孫

世襲而非襁褓兒則每於復設時差定座目首吏
矣今此藏書閣無守直之事豈成説乎自今爲始
特差書吏二人使之輪守直而至於姜吏祺祖本
以太僕吏選入 扈從殉節矣特差該寺吏付之
厚窠給料布使之守直而此後永爲定式可也行
任曰姜吏外一人料布至薄矣 上曰於閒司中
付之可也行任曰来後復設時則守直吏何以區
處乎 上曰何必區處仍差春坊吏可也

英宗朝傳教

壬午四月十四日

傳曰金處安以　太廟守僕人雖微爲國之誠心常嘉之令春展謁見之今番　大享見其代其涉矜惻令該廳顧恤因此乃覺姜壽億瀋陽扈從春坊書吏姜孝元之孫曾有其子調用之命而頃聞壽億已作故其子以軍门調用人復入屬於春坊云聞甚爲是姜壽億令該廳一體顧恤其志雖可尚旣命之事何可泯乎遂其志其子入屬者仍存支子與族屬中可合人亦令軍门更爲調用

甲申二月二十五日

傳曰姜壽億子鳳喆調用事曾已下教况今年乎今聞已闋服云令軍門一體調用

乙酉八月十八日

傳曰噫姜孝元之功其後孫豈沉滯吏屬而其孫壽億之子頊於恭默閤召見特令軍門調用才覽上言其人已作故其子以年幼見汰於春坊云噫壽億近者不守分之時守春坊吏而不去其志可尚則非襁褓兒則曰幼以汰若思昨今年豈忍為此其無風泉之心可知春坊官雖若此予豈忍忘昔

況今日乎勿論春坊與他司雖數外今日內給料
布加差其令有闕勿補

癸巳三月十九日

皇朝人子孫入侍時　傳曰曾已景賢堂其年十二
歲時已見今已二十歲其亦異常也噫姜壽億孫
況今日乎姜世重特為書題承傳其令吏曹待窠
調用

正宗朝傳教

丙申三月初十日

傳曰院吏中姜孝元孫曾有此時着帽之受　教問

名分付掖庭署以稟

丙申五月十二日

以司謁口傳 下敎曰奉

肅廟受敎漢比门部將代〻姜哥差定而今則以他

人爲之云所當其時大將處分而旣已作故今無

可論黃哥汰去姜哥族屬中以姜益壽爲名卽爲

差下望单子卽爲書入

丁酉三月 日

傳曰長峯萬戶姜鳳喆以孝元之孫昔付軍校之後

勑使舉動不爲待令則今番不爲問情不是異事

決棍安徐事分付饑營

庚子十二月　日

備忘記節義卓然在士大夫求之絕罕即姜孝元是

已以是世世料祿不絕　列朝獎勸之　聖意有

以仰認邊將遞歸之後尚未收用可謂欠事況今

子旣移還父當甄叙姜孝元五代孫前萬戶鳳喆

書房司鑰除授

辛丑閏五月十二日

左承旨徐有防入侍時

傳曰玆事曾欲下教而未果康世爵子孫旣付司果

此人亦無異 先朝旣有子孫世付五營门將官或將校之受 敎則長孫姜世重旣經正職將校則不可將官則姑無見窠依[illegible]氏子孫例永付司果此後各營錄用事分付

己未七月二十七日

左副承旨尹光普入侍時

傳曰予於忠貞公鄭雷卿事心常磈磊不能舒當俘奴侵辱之日見淩之恥百倍鄭喝忠貞慫惥之甚而欲以計挺身下手竟未免被害國人至今悲之如學士焉此豈非所死之事不同而所死之同歸

於殺身成仁者歟忠貞即質館之一從官身不佩
國家之安危職不與廊廟之訏謨爰暨乃僚旅往
旅返則爵祿富貴固其尚來而不耐滿腔之憤必
去反喙之賊捐棄死生業謀出慮欲假手以誅殲
何其忠也及夫不容而露也一言遜謝則其軀可
全其難可釋而男兒死耳不死非夫不撓不屈拜
辭君親蹈白刃如就樂地何其義也嗟嗟孝元甘
與之偕死倘使忠貞之計得行於當時除僇奴如
腐鼠耳僇奴除則憂虞可祛八九分亦可以意專
力於脩攘之榮而忠貞之志未就忠貞之身先死

者天也非人也澹菴斥和之書魯連蹈海之操誰
昔所養有以致之而況其臨死從容能人所難能
者亦凜凜然可敬可感然於忠義之家不幸出
出逆而若敖之餒今焉七十有餘年矣因後孫之
有累掩祖先之大節殊非朝家尚忠褒善之典前
此特舉易名意豈淺淺近者鄭文簡祀孫既援之
一命之啣旋與以百里之任文簡忠貞之節烈並
耀齊美而苐是無故之派同一主祀之人蔭補之
或施或否亦豈一視兩家之政乎鄭思忠直孫之
為忠貞後者令銓曹問名擬初仕於今日政祠版

所在處當致酹鄭文簡祠版一體設行並待祭文
製下舉行先正趙文正家亦有念舊録後之命而
反又零落年前賜祭無異委命於草莽念及先正
爲之愴悶身故者外更有可爲祿仕之人於直孫
乎亦即訪問以聞事分付

上言

癸酉十二月　日　贈職○玄孫壽億著

云〻褒奬忠節　聖世之令典顯揚祖先子孫之至情是白如乎臣矣身高祖父臣孝元以侍講院書吏昭顯世子質虜敎是時扈從瀋陽是白如可憤俘虜鄭命壽之爲倀鬼行胥臆欲以計除之及其事敗與鄭弼善臣雷卿一時同死爲子孫次骨之痛尚今如昨矣㝵伏聞昨年六月因大臣建白斥和諸臣更加一資表章之典特施於百年之後孰不欽仰我　聖上敦尚節義之盛舉也哉臣矣身祖雖是微賤之人

視死如歸殉節於 國事則宜蒙一視褒贈之典是
白去乎伏乞 聖明日月之下俯燭臣矣身祖殉國
之節令該曺 稟處依他例特蒙贈秩之 天恩為
白良結 判下吏曺 贈嘉善大夫漢城府左尹兼
五衛都摠府副摠管

辛亥二月 日 忠貞公五代孫洪州居幼學臣鄭履元上言

云〻臣矣身五代祖即瀋陽死節臣故弼善 贈貫
成鄭雷卿是白如乎當丙子 去邠之日從遼瀋質
秦之行捨生取義殺身成仁而千古砥柱屹立狂瀾
一片孤忠炳若皎日當時事蹟昭載 國乘 仁祖

大王暨　孝宗大王荐降恩禮解衣以歛　賜地以
葬　肅宗大王加贈吏判逮我　英考繼垂寵光崇
贈左貳成之職幽明之間更無餘憾是白乎矣苐伏
念臣先祖忠節與三學士臣吳達濟洪翼漢尹集等
同其卓然莫有高下而三臣則已蒙旌閭　贈謚之
典又爲立祠血食是白去乙臣矣身五代祖只緣子
孫之流落鄉曲孤孑殘微尚未蒙一體應施之　恩
典商容無可式之閭太常欠易名之擧此非但士林
之一辭稱寃抑亦　聖朝未遑之欠典是白遣且臣
祖之於臣矣身爲五代祖則親已盡而禮有限矣一

片木主將埋於墓側忠魂無可托之所後生無矜式
之地為子孫之心尤不勝傷痛哀悶之至茲敢不避
猥越之誅敢干 崇嚴之天伏乞 天地父母俯垂
懿恤特依吳洪尹三臣例旌閭 贈謚仍命攸司許
以不祧之典一以慰先臣捐身衛 國之節一以光
聖朝褒忠獎節之德事特蒙 天恩為白良結 判
下禮書

回啓
禮書啓目粘連觀此洪州幼學鄭履元上言則其矣
五代祖濬陽死節臣故贊成鄭雷卿殺身成仁之蹟

褒忠奬節之恩與三臣無異蒙　四朝殊恩則旌謚之典差殊於三臣者未知當初恩典或有輕重而然曠世之後有難輕議至於不祧之請則亦或有忠臣祠版特許不祧而皆出特恩不載典禮上言内辭緣置之何如啓　判付内故忠臣鄭雷卿之精忠卓節譬如大冬窮沍亭亭獨也青之孤松每一起想百世之後猶不禁清風之襲人方諸吳洪尹三臣莫卞孰伯孰仲是隱則閭閻丹楔之飾祠無華謚之題已不免欠典中最欠典是去乙闇又親畫將埋其主神云爾則忠與節同於三臣恩與禮太相不侔豈非斑駁

之甚乎是於不祧之典當用於勳臣不當用於忠臣而在三臣以忠而猶許不祧則忠臣之不祧亦有舊例之可據大抵慷慨殺身易從容就義難成仁則雖無彼此其終始靡渝尤可謂吾無間然特許不祧之禮以對天下後世之風聲爲於旌與謚之並施與單施間當否請遣郎官議于時原任大臣及文任館閣之臣粘啓稟處

收議

議政府左議政臣蔡濟恭以爲鄭雷卿之精忠卓節視三學士無可異同則旌謚之尚今未遑實是欠典

今曰後孫呼籲 聖心起感十行 判付昭如日星
奉讀以還且感且唏臣意則謚以節惠旌以表忠闕
一不可無容他議伏惟 上裁云弘文提學臣李秉
模以為贈賛成鄭雷卿節義卓然比諸吳洪尹等三
人其事雖異其死則同所已施於三臣者獨闕於此
人實為欠典 聖教昭揭可泣貽魂旌謚之並許恐
合事宜伏惟 上裁云藝文提學臣洪良浩以為
朝家褒忠之典或棹楔以表之或節惠以章之各有
攸當罕有並施者蓋以忠節有輕重恩典在難慎故
也至若鄭雷卿抗義殉身卓絕千古實如三忠臣無

少差殊則在朝家獎酬之道宜無異同　聖教昭垂
人心感激旌謚並擧允合永樹風聲之道伏惟　上
裁云知春秋館事臣尹坊以為鄭雷卿忠節之卓異
無間於三學士而旌表節惠之擧尚今未遑實為欠
典今於　聖教之下不勝感歎旌謚之典豈異議伏
惟　上裁云知春秋館事臣趙鼎鎮以為鄭雷卿之
忠節卓絶千古實與三臣匹美旌與謚之並施宜無
異同伏惟　上裁云同春秋館事臣黃昇源以為鄭
雷卿瀋中一死其為國殺身之義凜如秋霜烈日棹
楔之褒節惠之恩尚今未遑實為欠典　宸衷曠感

聖旨誕降清問至及於諸臣以臣愚見無容更施無
容更議伏惟　上裁云同春秋館事臣李祖承以為
鄭雷卿之節義卓異與三臣並美可令百世起敬棹
楔之褒節惠之恩尚今未遑實是欠典今此　宸衷
起感　聖教昭揭詢問之下孰有異議並許旌謚恐
合事宜伏惟　上裁云　奎章閣提學臣吳載純以
為故賛成鄭雷卿忠節與吳洪尹三臣無異而尚未
蒙旌謚之褒誠為欠典凡朝家褒忠之典不祧重於
旌謚雷卿之忠節既如彼卓異特許其祠版之不祧
則並旌謚允合於奬節封風之道伏惟　上裁云檢

校直閣尹行恁以為旌其里謚其行固　恩典之至
重而亢在死事之臣靡不許之所以尚忠節也故弼
善鄭雷卿以藐然陪臣為　皇朝立殣其危忠姱節
可以撐宇宙耀日月永有辭於天下後世顧　朝家
崇奬風勵之方何恩可靳何典可慳而尚今闕焉臣
竊悲之況鄭雷卿與臣先祖同其禍則旌謚之并舉
無容更議臣於伊時事又有感激不忍忘者春坊吏
姜孝元也以若地處有若樹立尤卓然可觀千古罕
倫謹按先正臣宋時烈所著墓文曰丁丑講院陪從
孝元以院吏隨行弼善鄭雷卿憤倖虜命壽為倀鬼

欲以計除之察孝元忠信可仗徃復謀議之際孝元
必與焉及其浅敗知其事者無不婘婀懼而獨孝元
挺然不懾遂與同死至今誦是文者頫昂頓挫怒髮
衝冠洪惟我　列祖永樹風聲屢加貤贈秩視亞尹
榮耀至矣茅旋里之舉且未遑焉久爲志士之所嗟
惜今因愽議之　命敢此附陳極知猥越無所逃罪
不勝惶恐之至○春書問議于時原任大臣文任館
閣之臣後請　上裁啓稟　上曰故忠臣鄭雷卿旋
諡之并舉僉議曰可無一辭參差依議施行其中閣
臣獻議㐲獻議引先正所撰墓道而以與之共死之

姜孝元尚闕旌里爲志士之所嗟惜云者其言誠然

贈亞尹姜孝元旌里之典特令一體擧行事分付○

先是 正宗大王下敎于閣臣尹行恁曰鄭雷卿收議時姜孝元亦爲一體收議至是 下敎于司券姜世重曰忠貞特許不祧之典則汝祖宜無異同一體不祧

祭文

嗚呼以先君之忠孝歿於異域何其禍也以先君之名節得蒙褒　贈又何其榮也其禍之天也所以成先君之節也其榮之亦天也所以彰先君之美也然則其於先君可謂生死無憾而顧念不肖孤在先君赴瀋之日年甫七歲呱呱然小兒子今白髮已盈頭矣孺慕之心老而彌深况此　褒奬之典出於異數使四十年荒原宿草一朝復榮一悲一喜中不自定上以感　天恩之罔極下而念往事之慘痛恭伸奠獻操文以告終天之痛曷有其極 贈掌隸院判決事 時○辛酉九月初

九日子厚精撰〇國於丙丁有事瀋陽大夫跋涉 王命是
將惟我先君載筆于後奔走捍艱衛我 貳后俘虜
肆凶狗馬塡豎忠憤是激實預籌畫封豕未剪雪窖
同縶危恍苦節不愧勝患終已不渝柳車東轅悠悠
蒼天鬼神無言時余小子孩提靡識追思至今哀痛
罔極歲月流邁五十星霜墓木已拱宿草載荒冥途
幽昧閒無銘誌繄我 老爺推忠激義奏聞于 朝
旣錄其嗣申以裦揮俾不沉没森嚴大筆春秋衮鉞
居留具居相國其跋三賢並美褒寵罙增附驥行顯
斯足以徵爰涓吉日用建隧道明月炤夜玄扃聿曜

昔惟榛棘今乃渙渥匪直一時振耀百目宜示于後
永爲矜式不肖承家常懼失墜先徽遺烈不見于世
今而遂頽即死無憾哀榮備至永慕增感撫玆貞珉
伊誰之德靈惟不昧亦且隕泣小子無狀將何報之
惟思昌力不負所知玆薦泂酌仰伸寸誠屹彼山峙
萬世不傾墓碣竪立時○撰同○嗚呼濡陽之事尚何忍説延
思至今有淚成血身微事大力弱志烈殉 國之忠
可貫日月褒揚顯刻大老直筆獨闡志幽庸昭九泉
含意莫伸餘六十年恐先朝露玆事遂已慨然歎嗟
有貴公子丏文于能乃窐其磁歎揮無餘千載有辭

感彼高義諧我至願即死甘心毫無遺恨適會今日
先考弧辰蓼莪之痛老而益新載薦茶果兼告厥由
哀纏父子榮動明幽念昔棄孤兒時齒毀今已白首
頑不自死亦且無多歸見則喜得以籍手亶在於此
顧瞻斯世讐虜尚存國恥未雪私痛可言天荒地老
此恨難洩號天一慟聲氣俱絕己卯九月二十六日即左尹公周甲日也
○子精撰二 ○捐吉改題加以秩爵潤色其業名實戩穀
舊服維新金玉其章延遠感古心益盡傷不佞迷孫
敢承祖武席寵四葉榮光莫伍克敬克謹勿替引之
百世不忘於戲有辭洗腆粢祀敢效虔誠庶幾降格

是安是寧甲戌六月贈左尹後改題時○玄孫壽億撰○今以瀋陽死節
故弼善鄭公五代孫履元上言公忠節與吳洪尹三
學士無異獨未蒙旌閭之典且請不祧之恩 聖上
惻然曠感收議廷臣 特許三臣例以旌閭而故亞
尹姜孝元一體舉行爲 教將以今日棹楔于門
聖恩罔極幽明俱感玆以 聖教及收議列書敢告
庶幾歆聽嗚呼親盡而祧禮也世世受 天恩罔非遺
蔭是以情常悚慼今則庶可永世奉安情禮無憾謹
以殷奠用伸愴慕辛亥二月二十四日贈左公旌閭時○玄孫壽良撰○是
日尚書金公文淳學士尹公行任於旌閭時責臨行

四拜後占七言四韻律